

臺大亦恩盃～

華人辯士成長的鎂光燈

文·圖／林照真（新聞所教授）

第二屆臺大亦恩盃閉幕典禮時，宣布今年有兩位最佳辯士。一位是臺大丁冠羽，另一位則是政治大學辯士江運澤。兩位最佳辯士惺惺相惜，先後發表感言。

「從高中開始，我們在只有選手和裁判的教室比賽。但臺灣的辯論圈是這麼的珍貴、有趣。也唯獨在臺灣，能有這麼成熟的辯論體系。」打了九年辯論、獲得最佳辯士的臺大丁冠羽這麼說。

江運澤接著說，他打辯論也到了第十個年頭，一開始對這個活動不會有太大的興趣。他說，辯論在臺灣的資源很有限，到底有誰願意在空蕩蕩的教室，討論在學生生涯中，根本不會碰觸到的議題？

江運澤認為，學長姐、學弟妹間的相互

扶持，是維繫辯論香火傳承的重要因素，他也同時提到臺大亦恩盃的特殊之處。

「臺大亦恩盃和其他比賽相比，它有更高的關注度，有更多和來自世界各地朋友交流的機會，在臺灣是非常難能可貴的。」江運澤這麼說。

孤獨的辯論

辯論比賽本身，從一開始就註定它的孤獨特質。要準備一場辯論比賽，首先要蒐集許多資料，不但要在網路上大量閱讀，也必須到圖書館尋找有用的資料，準備工作和研究沒有什麼不同。

可想而知，這樣的訓練立意再好，本身卻是寂寞、沒有掌聲的。年紀尚輕的高中



北京大學連續兩屆報名參加亦恩盃辯論賽。



第二屆臺大亦恩盃出現兩位全場最佳辯士。分別是臺灣大學丁冠羽（右）和政治大學江運澤。

生、大學生，為了參加辯論比賽，開始閱讀相關論文、了解法律條文背後的立法精神。因為內容艱深，很難吸引大批年輕學子。但是，追求理性論證的知識力量，使得辯論火種得以延續。

觀諸全球的辯論發展，幾乎都是缺乏觀眾的「圈內人」活動。經常可見的是，兩隊的辯論選手穿著正式服裝，在沒有觀眾的教室中一分高下，陪伴他們的只有在場的裁判。唯一例外的是新加坡賽制。這個賽制讓每隊有四人同時上場，並以價值性辯題、像是「愛情、麵包，哪一個重要」等人人都可理解的議題來吸引觀眾。同時還允許現場觀眾鼓掌，算是最熱鬧的辯論比賽。

臺灣的辯論賽制卻非常不同。一定是要與臺灣有關的政策性辯題，這樣的政策討論不可能靠著口才就能上場，還需要相當的準備。同時，辯論採取的是奧瑞崗賽制，在「三對三」的比賽中，不但有個人深論，更精彩的在於「相互質詢」。辯士可以利用質

詢時間，檢驗對方的資料，使雙方辯論更可以在事實基礎上進行。在比賽進行中，在場人士不可以出聲，自然不能鼓掌。

在華人社會中，一直有一股熱愛辯論的力量在發芽。難以想像的是，辯論已經是從高中到大學的重要社團，即使有各種比賽的機會，卻總是少數人的遊戲，難以向外延伸。這個難題，卻在臺大亦恩盃中獲得突破。

臺大亦恩盃提供平台

臺大亦恩盃由臺大新聞研究所籌辦。第二屆臺大亦恩盃的初賽、準決賽、決賽辯題為：「臺灣應處罰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之媒體」。複賽辯論則為：「臺灣安樂死應合法化」。從議題的發想開始，都與社會息息相關。

2017年召開司改國是會議中，曾經針對媒體報導、司法正義與被害人權衝突一事進行討論，司改會議委員對此進行不同意見之論辯；其中涉及的法律、媒體，更是解決問題的兩大課題。



奧瑞崗辯論中的相互質詢最為精彩。圖為香港大學（左）與中國人民大學交互質詢。



臺灣盛行奧瑞崗政策性辯論，要求辯手必須準備許多資料參賽。

從法律層面來看，偵查不公開是刑事訴訟法上的重要原則，一方面是為了保證國家刑罰權的正確及有效行使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護犯罪嫌疑人及被告的基本人權。不過，偵查不公開原則，在我國刑事司法實務上，一直未能有效落實。

就媒體層面來說，媒體基於「民眾有知的權利」的報導立場，更加積極報導社會案件。即使是屬於偵查中不得公開之案件，媒體仍有報導之責。基於報導職責，報導內容亦可能涉及偵查不公開的內容，而引發爭議。

而在「臺灣安樂死應合法化」的辯題中，以近期發生傅達仁等人以自身為例，主張安樂死應合法化的問題。雖然「安樂死合法化」為常見之辯題，但若加諸不同的時空

與臺灣法律規範，也會因此形成不同的論述，對場上辯手仍是考驗。

在第二屆臺大亦恩盃國際奧瑞崗辯論賽中，共邀請來自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香港、澳門、中國大陸、英國、澳洲、國內北中南等24所大學參賽。來自不同華人社會的選手打破地理限制，一同來到臺灣大學，參加為期三天的辯論比賽。

為了提高臺大亦恩盃辯論的能見度，主辦單位臺大新聞研究所更是拿出報導的看家本領，不但在準備期間就陸續傳送訊息，從比賽辯手在機場入境開始，更分別在臉書、微博等社群平台上，持續進行即時報導。臺大新聞研究所使用文字、照片、影片等進行報導，精彩的報導內容終於引起更多人閱覽按讚。



第二屆臺大亦恩盃參加選手在閉幕後合影，相約後年再見。

為了達到高品質的報導水準，臺大新聞研究所更早便在所內大動員。不但在學的研究生參與主辦，同時也召集9月才入學的新生參與，就連已經畢業的新聞所同學也回來幫忙。為了因應同時間有四場比賽進行的盛況，更邀請多名新聞界同業支援。

因為有這麼多的新聞好手一同報導，終於打破辯論比賽冷清的慣例，熱鬧了好多天。就以臉書顯示的資料為例，這場比賽觸及人數已超過一萬人，貼文互動次數更將近二萬四千次。

兼具四海靈魂

在三天激烈的比賽過後，來自不同地區的队伍，也在閉幕時上台發表感言。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領隊朱豐澤說，他是從第一屆亦恩盃開始接觸政策性辯論，兩屆亦恩盃共打了五場比賽，慢慢體會到這類辯論的神奇與魅力。中國人民大學辯手伍紹聰也提到，輸並不可怕，因為他是來學習的，他很高興能和「臺灣第一」有交手的機會。

馬來西亞國立大學選手溫家爾則開心表示，能在臺灣親眼看到打辯論的高手，心情非常澎湃激昂。四川大學辯手劉文超則提到，大陸的辯論比較是在理論上討論，常會為人質疑像是空談；臺灣的政策性辯論卻需要實際的案例補充，是兩地極大的差異。

新加坡國立大學因為趕飛機，沒能參加

閉幕，則由旁人代替唸出他們的心聲。他們說，參加辯論賽當然是為了贏，勝利是最簡單、能讓人堅持下去的動力。但是慢慢地，卻可以體會到更多一層的快樂，也就是辯論脫離殘酷的競技勝負外的意義。歸根究底，就是不斷了解那些認知、思考、價值和認知不同、乃至於相反的過程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你會發現這個世界如此博大而複雜，如此深邃與多彩。

新加坡代表隊接著說，亦恩盃的賽事，從來都是新國大最珍視的賽事之一，這是身為非臺灣本土隊，少有的最直接接觸純正政策辯論的機會。這樣的討論方式是陌生的，因此他們可能經常被臺灣選手純熟的資料檢證和嚴謹的舉證力度，問得措手不及。這種與他們平時舒適圈不同的思惟和做法，卻又是如此的別緻和迷人，所以他們想要過來學習、取經。

他們最後說：「最重要的是，在亦恩盃的世界，來自不同文化薰陶、政治環境、社會結構的辯手，能夠說出發自內心對於世界的理解，讓我們見識到想像世界的一切可能。希望這樣的平台能夠永遠存續，供未來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選手，永遠保留一股廣博、狂朗、兼具四海的靈魂。」

新國大的一番話，贏得現場熱烈的掌聲。也更加堅定臺大亦恩盃追求辯論的熱情，不會熄滅。